



現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，一點小事就動口相罵，甚至拳腳相向，使得社會瀰漫一股暴戾之氣。我們需要有忍耐的力量，忍一時之氣，風平浪靜；忍難是勇者的象徵。

人間福報

Merit Times
Australia

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(IBAA)

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

Tel: 61(2)4272 0600 Fax: 61(2)4272 0601

E-mail: nantien@fgs.org.au www.nantien.org.au

星雲說喻

五指爭大

文／星雲大師

有一天，五根手指頭召開小組會議，彼此爭相做老大。首先，大拇指威風凜凜地說：「我是老大！只要我大拇指豎起來，就是最大、最好的象徵。所以，你們都要聽我的！」

食指聽了不服氣，反駁說：「民以食為天，人類品嚐美味的時候，都是先用我嘗味道的。尤其我還是一個指揮，只要我的手比向東，人們就往東；比向西，人們就往西。所以你們都應該聽我的，我最大！」

隨後，中指不可一世地說：「在五根手指當中，我居中、我最長，你們都應該聽命於我才對！」

優雅的無名指接著就說：「我雖然叫無名指，但你們看！一般人過生日、做壽、結婚時配戴的金戒指、鑽石戒指，都是套在我的身上，只有我全身珠光寶氣。我這個無名指才是真正有名啊！」

四根手指各自炫耀了自己的偉大及重要性之後，唯獨小指頭默然不語。大家就問：「噢！小拇指，你怎麼不說話呢？」

小拇指說：「我最小、最後，怎麼能跟你們相比呢？」正當大家洋洋得意的時候，小拇指接著又說：「不過，當我們合掌禮敬師長、佛祖聖賢的時候，可我最靠近他們喔！」

社會上爭作老大的人，屢見不鮮。但真正的大老，並不是用身分的高低、排名的先後去衡量的，誰能對人慈悲、友愛、服務、謙虛、恭敬，誰就是最大。所以，偉大不是爭取來的，而是一個人表現出來的氣度。

你的心能包容一個家庭，你就可以做家長；你的心能包容一個城市，你就可以做市長；你的心能包容一個國家，你就可以做總統、領袖；你的心能包容一個地球，乃至三千法界，你就可以和佛心契合無間了。



圖／道瑛

獻給旅行者365日
中華文化佛教寶典
總監修／星雲大師



奮勉如寶

譯文／了參（916~1985）

奮勉常正念，淨行能克己；
如法而生活，無逸善名增。
奮勉不放逸，克己自調御；
智者自作洲，不為洪水沒。
暗鈍愚痴人，耽溺於放逸；
智者不放逸，如富人護寶。

——選自《法句經》

Effort is Like a Treasure

Translated by Ven. Liaocan (1916 – 1985)

English translation: Ven. Zhi Yue

Those who make effort, are mindful,

pure in conduct, self-disciplined,

and live in accordance to the Dharma,

have ever-increasing glory.

Through effort, heedfulness,

and self-discipline,

the wise make a continent for themselves

that cannot be submerged by flood.

The foolish and ignorant

indulge in heedlessness,

while the wise guards his heedfulness

as if protecting a gem.

——from the Dharmapada



▲二〇一五國際書展，雲水書車開進佛陀紀念館。

圖／如輝

貧僧有話要說 / 四說

雲水僧與雲水書車

世間的錢財有散盡的時候，
享受歡喜、享受奉獻，
才是無限的受用。

文／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貧僧的名字叫「星雲」，星星高掛在天上，白雲飄浮在空中，我也不願意登在天上，也不願意掛在空中，好在出家人一般都稱「雲水僧」。水，流在山間小溪，匯成江河湖海，覺得「雲水僧」也非常適合貧僧做另一個名字的稱呼。

醫療車進偏鄉 便利貧者看病

佛光山開山以來，常常要出版一些紀念刊物，尤其開山四十年的時候，徒眾說要替佛光山和貧僧出版一本影像專輯，我就把它訂名為《雲水三千》。那本書有五公斤重，大多是貧僧在世界上到處雲水的紀錄。所謂「雲水」，讓貧僧像白雲飄浮自由，像流水婉轉自在，所以一生也居無定所，真正是一個「貧僧」和「雲水僧」了。

有一位日本僧人叫「滴水」和尚，我對這個名字非常羨慕，因為我們中國人「滴水之恩，湧泉以報」的文化傳統非常美好，所以，後來佛光山為信徒服務餐飲、提供簡食的地方，都名為「滴水坊」。如：「滴水食坊」、「滴水書坊」、「滴水花坊」、「滴水畫坊」等，都以「滴水」為名；甚至在台灣、大陸都向政府申請註冊，意思就是要感念世間上所有的恩人，雖是「滴水之恩」，我當「湧泉以報」。

「滴水」之外，貧僧自然也喜歡「雲水」，所以佛光山很多建築、弘法單位，也跟著這個意思都把它訂名為「雲水」。比方，信徒客人來居住的地方，我把它定名為「雲水寮」，過堂餐飲住宿的地方是「雲居樓」。連佛光山的醫療診所，到各個鄉間偏遠的地方施診，我都把它名為「雲水醫院」。在三、四十年前，貧僧已經五、六十歲了，但還不算很有辦法，只能像悠悠的浮雲、潺潺的流水一般，隨分隨力弘法利生。

我們曾經擁有十餘部雲水醫療車，每天浩浩蕩蕩的出發到各山區服務，我辦不起大型的醫院，不過，我們希望讓健康有錢的人出錢，為貧病的人治病，將醫療送到偏遠地區，讓貧苦的居民，能因貧僧的一點心，減輕疾病轉轉周折到都市就醫的艱難困苦，也不要因為醫療而花費許多金錢。

50部行動書車 億元陸續打造

雲水醫院確實幫助過許多苦難的人士。只是政府在鄉間也設有衛生所，他們不喜歡我們參與類似的工作，因為我們施診不收費，影響他們的業績。我們不想妨礙人，就慢慢把「雲水醫院」縮小到只在佛光山下服務的「佛光診所」了。

但貧僧對「雲水」的喜愛，不甘就此結束。在二〇〇七年發起，花了一億多元陸續打

造五十部雲水書車，也就是所謂的「行動圖書館」。每一部雲水書車上，配備的圖書有數千本之多，每天穿梭在偏遠的山區，遙遠的海邊，甚至窮鄉僻壤，讓一些貧窮的兒童，也能在雲水書車裡，讀到他們喜愛的讀物。好比漫畫、童話故事、英雄傳記、列女傳，或相關科學、時代新知等各種書籍，以及報章文藝刊物。

這些雲水書車歸屬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管轄，由如常法師擔任執行長，規畫相關購書、培訓、發展等事宜。我們基金會沒有對外募捐，也沒有零星的捐款，是把滴水坊的收入，以及靠著為南華大學在校外興建的學生宿舍的房租津貼，拿來作為雲水書車經常費之用。包括圖書、油錢、車輛保養、司機的補貼等，每個月都在五百萬元左右，還有一些雜務開支，一年下來已經將近一億元。

如常法師經常為這許多困難愁眉苦臉，儘管如此，他對兒童的教育和我同樣熱心，每年還繼續舉辦相關兒童說故事比賽、小作家徵文比賽、兒童繪畫比賽、兒童歡樂藝術節等活動，每次參與的小朋友都有千人以上，甚至達到四、七萬名也有。

說故事變魔術 吸引看書興致

現在，每當雲水書車一到達目的地，小朋友就會蜂擁而來。我們在大樹下、操場上停下來，車子裡也準備了小板凳，可以在書車旁邊坐下來看書。也有一些偏遠的學校，特別歡迎書車到他們那裡，提供學生閱讀一些課外讀物，提高小朋友的讀書興趣。我們和這許多位處偏鄉、設備簡陋的中小學合作無間，希望為學生帶來智慧、帶來歡喜。

我記得這五十部雲水書車宣誓授旗時，承蒙當時的教育部部長親臨參與，但多年來，也沒有得到教育部的片言隻字，或補助一、兩本書籍。貧僧想，經常講說要為社會、要為國家，我們沒有向信徒要錢，也沒有向政府要求補助，但雲水書車像飄飄的雲、潺潺的水，在大家的努力發心下，在窮鄉僻壤雖不為人知，自然有一些護持的因緣。

之所以願意這樣做，沒有別的意思，只想到貧僧幼年失學，了解沒有讀書的苦處。現在能有一些辦法，為和我童年相同命運的孩子盡一點心意，這也是平生快慰之事。

多年來，許多的義工媽媽，自願發心跟隨雲水書車，在台灣各地山區海邊，為兒童講說故事，唱著歌謠；記得高雄市市長陳菊「花媽」，也曾經在我們雲水書車旁，為小朋友說故事。而駕駛的海鷗叔叔們也幫點助陣，變變魔術，來吸引兒童看書的興致。現在全省已有五百個服務點，當書車的兩翼打開，像大鳥一樣展翅，見到孩子們驚喜興奮的神情，所有的奔波辛勞，也都不算什麼了。

開辦星期學校 兒童千人以上

回想起六十多年前，貧僧在宜蘭最初辦的兒童班，也就是所謂的「星期學校」，每到星期天，兒童不在學校，我都叫他們到宜蘭念佛會裡來參加活動。當時，請來張慈蓮做主任，林美月擔任老師，她們四十年如一日，從未支領車馬費，非常疼愛這許多小朋友。有時候，給一張小小的畫片、一粒糖果、一塊餅乾，兒童們就喜不自勝，我們自己也歡喜不已。所謂「喜捨、喜捨」，捨，就是歡喜，真是一點也不錯。

那時候，實在因為地方太小，每次集合的兒童都在千人以上，只得在寺廟外面的庭院

活動。有時看到八、九歲的小妹妹，身後還背著一、二歲的小弟弟，也會合掌跟在後面念佛，讓貧僧看了真是熱淚盈眶、感動不已，覺得自己若不發誓普度眾生，實在愧對出家為僧。

那許多兒童班的小朋友，後來參加學生會、補習班、歌詠隊，一路成長，有的人在大學教書，有的人做醫生，有的人做過縣議員、立法委員，也有人在監獄布教等，各行各業都有，現在很多都已退休了。像林清志、林秀美夫婦，每個星期都到監獄裡教化，一發心就是四十餘年，風雨不斷，政府聘請他們擔任正式的義務教誨師。

政治大學鄭石岩教授，擔任過教育部常委，著述不斷，在佛教心理學方面開創出一片天地，教學、心理輔導，令無數人獲益。醫師李宗德不但自己在國內行醫，也和當初我們的大專夏令營數十位做醫師的學員，像在洛杉磯的沈仁義、李錦興，在日本有林寧峰、福原信玄等，一同在國外行醫救人。讓貧僧雲水弘法中，偶爾有一些小毛病，都勞駕他們把醫療器材搬來我們寺中，為我無償治療，這在海外真是一件奇人妙事，令人感動不已。

回顧貧僧這一生雲水弘法，撒下菩提種子，如今長大，不但自己花果滿樹，又在各地撒播種子，結果實在無限無量。這數十年來，貧僧每年雲水繞地球兩、三圈是常有的事情，在台灣上山下海、東南西北，也是經常有之。我們稱念的「阿彌陀佛」是一句佛號，意思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所謂無量壽，超越了時間；所謂無量光，超越了空間。能超越時間、空間的，那就是宇宙的真理。貧僧一生學佛念佛，希望能可以忘記時空的限制，忘記人我的對待，忘記生死的流轉，所以貧僧又號「雲水僧」，又怎能說不宜呢？



▲孩子們在書車旁看得津津有味。圖／如輝

信徒捐退休金 香港人也發心

從兒童班、星期學校到雲水醫院、雲水書車，六十多年的歲月，就在默默無聞中，悄悄的過去了。貧僧沒有什麼了不起，都是那許多義工、說故事的老師、說故事的媽媽、開車的叔叔等無名英雄的發心，他們的精神實在偉大。

這五十部雲水書車，除了在台灣，也開始在香港、日本、祖庭宜興大覺寺發展了，都是由我們各地分別院的徒眾、義工照顧，維持正常運作。這些雲水在全台灣各處偏遠山區海邊的書車，偶爾佛陀紀念館有大型的集會，也會把所有的車子全部調回來，一起展翅開放，讓活動期中的大、小朋友看了都感到驚奇不已，一同在書車旁流連觀賞閱讀。慈悲喜捨在熱鬧的地方去做比較容易，在冷淡寂寞的地方就不容易了。佛光山也不一定以大學、報紙、電台作為教育文化的傳播工具，我們全台灣的分別院都有兒童教室、兒童圖書室；而在鄉間農村、偏遠的山區，我們也願意照顧那許多缺少慈愛的兒童。

有一些了解我們的信徒，像賴維正、劉招明、劉珀秀、陳和順、蔡國華、謝承康、白清棟、蔡璧玉、王碧霞、江陳喜美、陳寶月等等，甚至也有人把退休金捐出來贊助購買這些雲水書車，他們對於教育的熱心，怎讓我感動呢？最近，聞說香港的蔡蝴蝶、高雄的翁貴瑛等，又再發心各捐贈一部，也要花費一、兩百萬元。他們歡喜、我們歡喜、小朋友更歡喜，看起來給人給己，所謂「自利利他、自覺覺人」，奉獻服務，都是彼此歡喜啊。

其實，世間的錢財有散盡的時候，享受歡喜、享受奉獻，才是無限的受用。